

名门医女

完结篇·下

希行

『医药风』作品
最佳代表作迎来
『非网络版』
完美大结局！

万千读者热力推荐
『女版《仁医》』

霸气女医师不忘初心，
乐观潇洒，
与你一起一路前行！

希行
著

M I N G M E N Y I N U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名醫女

完結篇 下

希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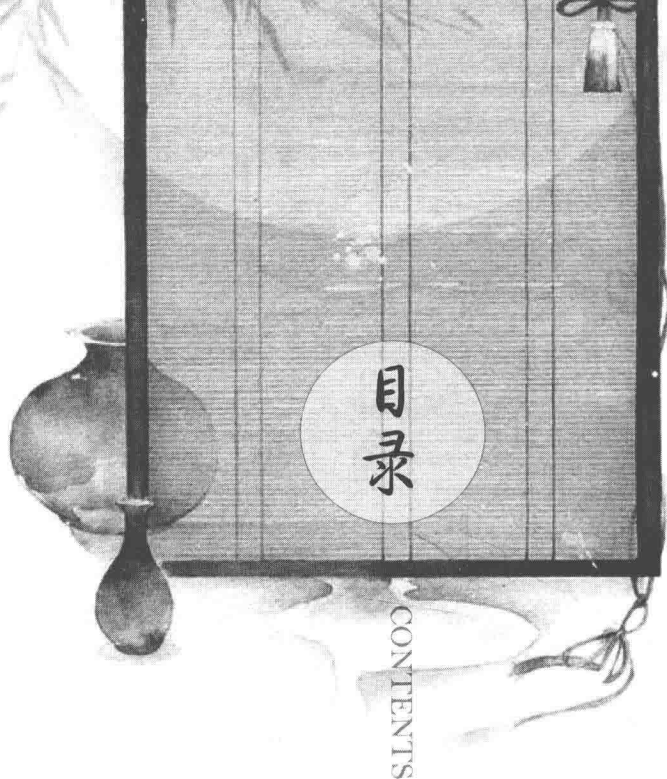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四章	干脆·误会·来接	001
第三十五章	所见·听闻·融融	011
第三十六章	不速·有命·而别	019
第三十七章	应对·闻惊·急诗	031
第三十八章	愕知·无迹·应邀	040
第三十九章	招牌·加更·同仇	052
第四十章	喜厌·意气·狼烟	060
第四十一章	现实·咫尺·得见	071
第四十二章	夜阑·脉脉·难见	084
第四十三章	有巧·坚定·发觉	096
第四十四章	明了·昭告·相聚	109
第四十五章	好事·忙年·乐事	122
第四十六章	非议·等诗·玩命	131
第四十七章	你看·震惊·发了	144
第四十八章	同欢·意会·言传	157
第四十九章	言传·等候·入门	166
第五十章	好心·相求·一瞥	181
第五十一章	迁怒·君前·奏对	197



目录

CONTENTS

第五十二章	一夜·晨见·其心	209
第五十三章	可嘉·安排·激怔	219
第五十四章	想法·此心·为谁	229
第五十五章	满意·听从·不安	264
第五十六章	三言·可笑	276
第五十七章	为难·当场·惊乱	284
第五十八章	夜安·次日·如是	296
第五十九章	而安·惊惧·重来	307
第六十章	同病·相连·消逝	320
第六十一章	一去·不归·无迹	324
结局		337
尾声		378

第三十四章 干脆·误会·来接

“你好，李阁老？”齐悦含笑问道。

老者因为呼吸急促说话困难，声音刺激下眼神微微动了下。

“我是大夫。”齐悦介绍，这一问一看，就已经确定，老者神志不清，口唇绀紫，正是呼吸困难的表征。

她伸手，这边阿如已经打开药箱，戴上手套，拿出听诊器。

“我现在给你检查一下。”齐悦说道。

丫头们惊愕地愣在一旁，不过齐悦的动作太快，又因为来家里的大夫的确很多，再看这女子是从外边进来的，外边大夫还在讨论，说不定这是新请来的宫中女医呢。

“帮我扶老先生半卧位。”齐悦说道。

两个丫头愣愣地辅助阿如将李阁老摆好。

“记，查体，两肺叩过清音……”齐悦一面伸手开始检查，一面说道。

这边阿如拿出本子记录。

“……肺肝界叩不出，呼吸音粗糙……”

“……右下肺呼吸音明显减弱，可闻及少量干湿啰音……”

“……心率78次/分、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无杂音……”

“……腹部无膨隆、软，肝脾触不清……”

齐悦伸手按住李阁老的腹部。

“老先生，痛吗？”她问道，一面按压。

李阁老没有反应。

“……无压痛、肌紧张，移动性浊音阴性……”齐悦接着说道。

一面下移。

“……肠鸣音减弱，下肢无水肿……”

做完检查，齐悦又看了床边的痰盂便盆尿盆。

“黄色黏痰……”她认真看了说道。

一屋子人都看着她，更加确定这是个宫中女医，也只她们对这些污秽之物毫不避讳。做完这一切。

“是吃鸡蛋噎住了，曾出现窒息心跳停止的状况？”齐悦问一旁的丫头。

丫头点头。

“是。”她答道。

齐悦点点头沉吟。

“娘子如何？”阿如问道。

“很简单，没什么，我见过这种病症。”齐悦答道，一面伸手，“胸源性气腹，给我拿穿刺针筒。”

阿如应声拿出。

看到这女人手里奇怪的工具，屋子里的人更是眼珠不眨。

李阁老方才一阵咳嗽后呼吸更加困难，已经有些昏迷了，迷迷糊糊中听到有女声在耳边说话。

“老先生，我现在给你腹部穿刺，你不要怕，有麻醉，不疼的。”

紧接着腹部传来冰凉的刺感。

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只是一眨眼，耳边响起女子们的尖叫，听起来很吓人，但伴着这尖叫，李阁老却觉得压在胸口的重石被移开了，一瞬间似乎那缺失已久的空气涌入胸膛，就如同挣扎的鱼猛地被扔入水塘，溅起水花，愉快地游动起来，这愉悦感来得太凶猛太突然，他竟然承受不住，一下子晕过去了。

外边的大夫终于冲进来了，看着瑟瑟发抖尖叫的丫头，再看那个站在床边正从李阁老身边站起来，手里拿着奇怪的工具的女子。

“齐娘子，你这是，这是做什么？”董林不能再装不认识了，问道。

其他太医都看了看这女子，又看董林。

“这，这不是李阁老的侍妾？”一个太医忍不住问道。

董林顿时有些憋气。

他故意晾着齐悦，就是算准这个女子脾气暴躁，这样如果有太医们询问，这女子会因为得不到重视而发火。

没想到，错眼不见这女人竟然跑到里屋里，又没想到，这些太医竟然误认为齐悦是李阁老的侍妾而没有理会。

都怪这李阁老女人太多了！

“我是大夫。”齐悦扭头冲这太医一笑说道，一面收起了针筒，这边阿如利索地擦拭盖上消毒布。

“按压一下再固定。”她不忘嘱咐道。

阿如应声是。

“大夫？”龚大人也急了，几步上前，一眼看到李阁老昏厥，顿时大怒，“谁让你进来的？你哪里来的大夫？”

好，虽然迟了，但这态度更刺激人。

董林松了口气，忙上前。

“大人，大人，这是我师侄女……”他带着几分歉意几分不安忙说道，“是我不好，她年纪小，不懂事，我方才忘了嘱咐……”

“你……”龚大人开口接着要说。

齐悦忙接过话。

“哦，我是李桐少爷请来的大夫。”她说道，神态依旧淡然。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龚大人真是要气死了，扔下一句叫李家的人来，就忙救治李阁老。

大夫都挤上来，乱哄哄的。

“没事，他一会儿就醒了，现在给他配些消炎的药吃……”齐悦慢悠悠地在一旁

说道。

“唉，你先少说两句，这是太医院龚院判。”董林忙打断她说道，带着几分不安。依着女人的脾气是绝对不会少说的。

他心里想道。

齐悦“哦”了声，不说话了。

董林站在那里有些一怔。

这边李家的人涌了进来，看到被大夫们围着的李阁老，只当不好了，顿时都哭起来。

“还没断气呢。”龚大人又慌忙喊道。

李家的人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憋到。

“怎么回事？”李大老爷急急问道。

“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龚大人回头喝道，“如果请了别的大夫，最好给我们知会一声，胡乱诊治，到时候出了事，算谁的？”

李家的人被吼得呆呆的。

“自然是要告诉龚大人你的，这不人还没来，来了自然要跟你引荐。”李大老爷忙说道。

同时心里惊讶，这么快龚大人就知道自己请了别的大夫了？

龚大人听了更气。

“没来？这不是人啊？”他愤声说道，一指齐悦。

李家人这才看到站在一旁的女子。

齐悦冲他们微微一笑。

“我是贵府桐少爷请的大夫……他可有跟你们提……”她说道。

又是这个小子！

看来这小子四处打听大夫，什么人都往家里拉！

李大老爷愤然打断齐悦。

“出去！”他喝道。

“李大人，别动怒，这是我师兄的弟子，年轻不懂事……”董林忙又说道，亲自对李大老爷施礼，一面对齐悦摆手，“快，给李大人赔不是。”

齐悦笑了笑。

“这么说，你们不同意我诊治了？”她问道。

李大老爷已经懒得和她说话了，急忙忙地看自己的父亲。

“当然不同意，快出去吧。”说话的是李桐的父亲，一脸的恼怒，心里已经打定主意回去立刻将那逆子赶回老家守宅子去！

齐悦点点头。

“那真是抱歉，打扰了，告辞了。”她说道。

看着那女人消失在屋子里，董林有些傻眼。

就这……就这软包子样？

他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根本不是那个在永庆府无法无天一家之言一言不合就咒人死的齐娘子！

连句解释的话都没，让站开就站开，让滚就真滚了？

连一句狠话都没有……

进京之后就疯了？

这也不奇怪，毕竟这是京城。

董林看着屋门口从鼻子里喷了口气。

这边屋子里的其他人没人再理会那个被赶出去的莫名其妙的大夫，而都是焦急地看着昏迷不醒的李阁老。

“这女人对父亲做了什么？”李大老爷急道，又想到这么放走那个人不对，回头喝道，“让那逆子出去跪着！”

本要喊的是把那女人扭送到顺天府，但话到嘴边想到董林说这是他师侄女，不看僧面看佛面，生生咽回去，不过，等父亲真不好了，这事再说也不迟，想来那时候，董林也无法包庇。

李桐莫名其妙地被从屋子里揪出来按到了李怀庆的院子前，引得过往的人纷纷瞩目。

“我怎么了？”他忍不住问道。

小厮们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懒得搭理他，直说不知道。

李桐只得咬牙跪着。

此时的屋子里还在吵吵闹闹。

“这后事还是准备吧。”龚大人最终低声说道。

李大老爷顿时红了眼圈。

“老爷，老爷……”床边忽然有丫头结结巴巴喊道。

屋子里的人都聚在一边低声说话，一时没人理会这丫头的話。

丫头又提高声音。

“老爷，老太爷醒了！”

这一声大家听到了，但也没什么惊奇的，李阁老一直是半醒半昏迷。

别人没动，李大老爷和龚大夫忙上前。

床上的李阁老悠悠地吐了口气。

“……唉……”他开口发出悠长的叹息，睁开眼，“……是……观音菩萨吗……”走近的李大老爷和龚大夫惊讶地瞪大眼。

几天来，这是李阁老第一次说出话来，虽然嗓音干哑，但吐字很清晰。

“爹。”李大老爷喊道，跪在床前，“你醒了！”

李阁老转过头看他。

“我醒了。”他说道，又重重地吐口气，“真舒服啊……”

真舒服？这病得很舒服？

李大老爷有些反应不过来。

“阁老，你觉得怎么样？”龚大夫忙问道，一面伸手搭脉，面色惊讶。

“我很好，好多了。”李阁老说道。

不用他说，龚大夫也知道了。

“这，这，这怎么可能？”他结结巴巴说道，“呼吸怎么顺畅了？”

李阁老缓缓地喘气。

“真的是观音菩萨显灵了……”他说道，一把握住李大老爷的手，“方才，是观音菩萨给我看病了，我梦到她扎我的肚子……我就一下子好了……”

扎肚子？

观音菩萨？

李大老爷愣神，父亲是病得发癔症了？

而龚大夫想到什么，猛地掀开李阁老身上的被子、衣裳。

李阁老的肚子上，一块浸染发黄的布赫然展露在眼前。

难道是，那女人！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龚大夫回头看董林。

“你的师侄女？”他问道，猛地想起什么，“你不是只有一个师兄？那就是说你师兄的弟子？你师兄不就是……”

“是，是永庆府千金堂。”董林说道，面色亦是惊讶，但惊讶中更有些确定。

看，看，这种治病的法子，这女人从哪里学来的？自然是刘普成教她的！那刘普成会，自己为什么不会？是因为师父果然……

“那她莫非就是那个……”龚大夫忙说道。

话没说完，外边有年轻公子跑进来。

“伯父，陈家说，齐娘子已经来了，您见到了吧？”李瑾说道。

李大老爷也反应过来了，转头也去看董林。

“是，她就是永庆府千金堂的齐娘子。”董林点头答道。

李大老爷一跺脚。

“快追。”他喊道。

怎么就这么混乱呢！

从哪里来的这么乱七八糟的称呼，董林的师侄女！永庆府千金堂的齐娘子！瞧瞧惹出的这误会！

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回过神，乱哄哄地涌出来。

李桐还在门外垂头跪着，见叔叔伯伯哥哥们从屋子里冲出去急惶惶地走了。

出什么事了？

李家人追出来的时候，齐悦已经坐着车走远了。

齐悦早已经在继续被陈氏又是洗又是熏的接着打理了。

“不就是看宫殿吗？宫殿不会在意我什么样吧？”齐悦笑问道。

两个保养极好的仆妇用线一一绞去她身上细细的汗毛，连耳朵后都不放过。

陈氏含笑在一旁看着。

“娘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女人家，要时时刻刻注重仪表的。”一个妇人笑道，一面端详齐悦，称赞，“娘子长得可真好，瞧瞧这肌肤柔润白皙，跟日日用上好的珍珠粉似的。”

“谢谢。”齐悦笑道。

谢谢？仆妇倒愣了下，不是应该害羞吗？谢谢，是什么意思？

正说着话，门外有人跑来递上帖子。

“李阁老家请齐娘子去瞧病。”下人一面回道。

“不是去过了吗？”陈氏皱眉。

齐悦点头。

“谁来的？”她问道。

“是李阁老的嫡孙，李大公子。”下人说道。

不认识，齐悦摆摆手。

“他们家是一个叫桐少爷的人最先请的我，让他们回去好好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别搞错了再闹出误会。”她说道。

李大公子连门都没进就等来这么一句话，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有李怀庆在，李家谁人敢慢待？

不管什么人家，名帖递进去，不管人在不在，先请进客厅再说。

但这家竟然……

只是这齐娘子的话……难道嫡长少爷来请，还比不得那个庶子吗？

“方才在咱们那里有了误会，想必心里不悦。”陪同的子弟低声说道，“还是回去再说吧。”

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他们是来求人，不是被人求。

李大公子点点头，带着一众人急忙地又走了。

李家的人听了这话，有些无语，大家都是人精，哪里不明白这位齐娘子的意思。

误会？什么误会？人家这摆明不给他们面子，而是要给李桐面子！

这小子真是走了什么运气了！

“去，让他去。”李大老爷发话道。

一群人开始找李桐，找了一圈没找到，然后才想起还在李怀庆门前跪着呢。

此时天色已经蒙蒙黑了，李桐还在角落里，没人让他起来，他也不敢起来，只得忍着痛跪着。

“哎哟，少爷，快，快，起来。”门外跑进几个下人，带着前所未有的讨好的笑过来搀扶。

李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起来，拥着往外走。

又怎么了？

呼啦啦地涌到李大老爷屋子前，第一个站过来的是父亲。

“还能走吗？”他绷着脸问道，目光落在李桐的腿上。

虽然绷着脸，但对李桐来说也是大大的意外。

父亲什么时候在乎过他的腿……

“能，能。”他忙结结巴巴说道。

“不能走，坐车啊。”有位叔叔对于李桐父亲的话很是不满。

不就是你们四房请的大夫吗？跽什么啊？

李桐吓了一跳，是要……要赶自己出去吗？

“用我的车。”李大老爷说道，“快去吧。”

李桐觉得呼吸停滞了下。

什么……什么？

李桐晕乎乎地被架上车，一直到出了门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自然也不是傻子，谁请不是请啊，况且谁请也比自己请要有面子得多，但这齐娘子却说出这话，很显然是特意给自己面子。

他想起范艺林的话。

“信齐娘子，准没错，那可真是保平安升官发财的，当初永庆府疫病初起，齐娘子就对那些不信她的人直接断言，不信她者死，结果呢，自然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听她的不信她的，可真是没好下场……”范艺林得意扬扬地说道。

那时候李桐听在耳内，可跟范艺林的感受完全不同，甚至很是反感。

不信你就得死？神佛也没这样霸道吧？

这女人看来极其不好相与啊。

此时此刻看来这女人还真的是不好相与，但心里却觉得暖洋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是因为自己是受益的那一方吗？

李桐一时喜一时叹气，纠结中车很快到了陈氏的宅子前停下来。

正如大家所料，李桐顺利地进去了。

做完一套护理出来，夜晚灯下的齐悦比上一次更让李桐惊艳，慌得他眼都不敢抬一下，只怕抬头看了会失态。

“是我不周到，让齐娘子受了误会。”他深深施礼说道，“所以这次特来赔罪，还请齐娘子救我祖父。”

“我叫你来，就是为了给你说一下病人的病情。”齐悦含笑说道。

李桐愣了下。

“毕竟是你请的我，我自然要和你交代一下。”齐悦说道，“你祖父是胸源性气腹，发病原因应该是吃鸡蛋噎到，然后造成腹腔游离性气体。”

这一通话说得李桐一头雾水一句没懂。

“你不需要明白我说的什么。”齐悦自然知道，摸着椅子扶手说道，“你只需要知道我能治，事实上我已经治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抗炎药来对症了，最多七八天就应该没事了。”

李桐这个听懂了，又是惊讶又是欢喜。

这就治好了？

但他可不敢询问，忙施礼道谢，再次邀请齐悦上门。

“这个不急，你家有那么多大夫在，病症不妨事，我明日有事，所以今日不能再去你们府上了，如果明日归来得早，我会再去看看的。”齐悦说道。

李桐又晕乎乎地回去了，将齐悦的话讲给焦急等待的众人听，李家人很是无语。

这位齐娘子也太托大了吧？

龚大夫等人还等着见齐悦，有无数的话要问呢，没想到等来这么一句。

什么叫这个不急？什么叫你家还有那么多大夫在？

这个女子，把他们当什么？当学徒杂工助手吗？

哦，我治好了，余下的这些小事不急的事，你们来就行了！

太狂妄了！

“什么事能比治病救人更重要？”龚大夫沉声说道。

“就是，在李阁老的病前，什么事都是屁大的事！”另一个忙附和说道。

虽然粗鄙，但听起来还是很舒心的，也是事实嘛，你一个乡下来的大夫，在这京城有什么事啊。

屋子里的人都点了点头，董林也是叹息，一副后辈子弟不争气的无奈。

“什么叫治好了？哦这就治好了？这怎么就叫好了？”又一个也愤愤道，指床上的李阁老。

李阁老给予他回应，转过头。

“我要吃东西……”他哑着嗓子慢慢说道。

此言一出，大夫们集体无语。

这几天来，是李阁老第一次开口要吃东西。

丫头们顿时惊喜不已，陪坐在床边的李老夫人更是喜极而泣。

“好了好了，谢谢观音菩萨。”她颤巍巍抹泪说道，一面又忙问大夫能不能吃。

龚大夫最终深吸一口气，转身认真查看了李阁老。

“略进些人乳吧。”他说道。

夜色深深，李阁老屋子里灭了几盏灯，光线暗下来，但每个进出的人的脸上都带着几分喜悦。

“父亲食了人乳，精神很好，和母亲说了半个时辰的话，又用过了药，这才睡了。”李大老爷对其他人描述李阁老的状况，带着难掩的欣慰。

虽然他已经将近五十了，但有父亲在，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个身居高位的父亲。

“睡得很安稳。”他又补充一句。

屋子里的人自然也是一般的念头，都松了口气，高兴地交谈。

“那个齐娘子果然这么厉害，才进去那么一会儿，就把父亲治好了。”一人说道。

方才已经询问过屋子里伺候的丫头们了，当时那些大夫在外边商讨药方，而这位女子就突然走进来，在大家都还没回过神的时候，就治完了，或许还没治完，因为被冲

进来的大夫们打断了。

这些大夫如果不冲进来，也许父亲就已经能下床了。

几个人忍不住想到，虽然这个念头对太医院的这些大夫们有些不敬，但，没办法，事实就是事实，再难看也是事实。

“老四啊，让桐哥儿记得明日再去齐娘子家等。”李大老爷说道。

桐哥儿这个称呼让大家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是。”李桐的父亲忙应声，脸上难掩几分喜悦。

如果这次真的让父亲化险为夷，那就是他们四房的功劳！至于哪个少爷其实不太重要，反正他都是老子。

怎么就治好了呢？

此时屋子里还留着两个大夫，龚大夫便是其中之一。

他看着睡着的李阁老一直在沉思。

说实话，他真的以为跟随董林进来的女子是李阁老的侍妾，如果是侍妾进里屋自然很正常，站在外边听他们大夫说话才是不正常，所以根本就没注意，直到里屋传来丫头的尖叫。

这前前后后不过一盏茶的时间，怎么就治好了？她是怎么治的？

龚大夫的眼前似乎又出现那女子的身影，她站在床边，从李阁老的腹部拔下一个奇怪的……针？

念及如此，龚大夫几步过去，轻轻地掀开李阁老的被子、里衣，肚子上那块发黄的布还在。

龚大夫伸手小心地揭开布，布下一片明显擦拭的液体，借着昏昏的灯，他几乎将眼睛凑上去，看了好一会儿才觉得似乎有一个针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行针吗？可是为什么要盖上这个布呢？

夜色里，龚大夫呆呆地看着李阁老算不上好看的肚皮久久未动。

李桐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了，他是一大早就被父亲催着过来的，同来的还有龚大夫等两个大夫。

“齐娘子说了，今日有事，还是别打扰她了。”李桐低声说道。

“有事，有什么事能比给阁老看病还重要？”一个大夫不满地说道。

龚大夫也有些急不可耐，他实在是太好奇了，一晚上没睡，就琢磨李阁老肚子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始终琢磨不出来。

明明是呼吸不畅，她为什么要在肚子上行针？到底是怎么行针的？好多疑问堆在心里，得不到解答实在是无法不百爪挠心。

“是啊，李阁老的病重要，别的事难道就不能放一放？”他也说道。

“这京城里还有什么事比李阁老重要？”那大夫附和道，一脸的愤愤，“有事？什么屁事，不过是摆架子……”

他的话音才落，就听见有车马响声从外而来，然后就看到四个人骑马而来，他不由得愣了下。

或许是背光看不太清，他抬手揉了揉眼。

再睁开，那四人已经走近了，穿着皆是土黄衣裳，分外地扎眼。

那是皇宫内侍才有的打扮。

这，这……

是皇宫有贵人要找龚大夫吗？龚大夫也是身为医判，虽然太医院职位上有左右两个医判，但周茂春这个医判可以忽略不计，那么龚大夫的地位自然很重要。

他不由得看向一旁的龚大夫。

龚大夫亦是有些惊讶，不过他第一个也是这般念头，还迈上前一步。

那四个太监下了马，却是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在他们身后还有一辆马车，亦是有宫中标识。

陈家的大门如同长了眼一般，在这些人到达的时候打开了。

“有劳公公了。”一个年长的下人走出来施礼说道。

态度没有丝毫的惊讶，似乎对这场景很常见。

太监们还礼。

陈氏携着齐悦走出来。

“夫人请。”太监们施礼说道，两个亲自跑过去放下凳子打起车帘。

陈氏微微点头，什么话也没说，拉着齐悦的手边向车边而去。

齐悦看到站在一旁已经傻了眼的李桐。

“哎？有事？”她开口问道。

那边李桐在看到这些太监过来时就已经呆住了，再看到走出门显然盛装打扮的齐悦，他下意识地就要后退，想要躲起来，没想到齐悦会在这种场合开口跟他说话，顿时所有人的视线都看过来。

李桐觉得浑身着火一般，恨不得立刻化成灰烬。

“没事，没事。”他哑声说道，连连施礼，“娘子自忙去。”

“别担心，我记着你祖父的事，我会去看的。”齐悦含笑说道。

李桐什么话也不敢说，连连施礼。

这边齐悦没再说话，随着陈氏上了马车。

太监们这才也上马，率先向外而去，马车调头，外边街上响起啪啪的鞭子响，这是皇家禁卫特有的驱赶闲杂人的声音。

李桐一直低着头，听着马蹄声远去了，还不敢抬起头。

龚大夫和那位大夫这期间也一直呆呆的，随着陈家的大门咯吱关上，才醒过来了。

“这是……进宫去了？”大夫怔怔说道。

废话！龚大夫心里说道。

他们都是常在宫中行走的，对于皇家接人进宫的行事自然不陌生，但是，接的人是这个，这个……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齐娘子……

这，这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齐娘子说的，有事？”他忍不住说道。

一旁的大夫额头上的汗顿时刷地下来了。

他好像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能有什么事比李阁老的病重要……

什么屁事……

那意思是不是皇家的事没李阁老的事重要……

那意思是不是进宫是屁事……

天啊，苍天可鉴啊，关键是皇帝要明察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夫顿时腿一软，差点跪下，到底忍不住抬手打了自己一耳光。

你说你嘴欠什么！不说话能憋死啊！一个李阁老有什么必要急巴巴地去讨好的！

这边大夫的惶惶不安齐悦可不知道，她安静地坐在陈氏身边，好奇地打量这皇家的马车。

“别怕。”陈氏握了握她的手低声说道。

齐悦冲她一笑。

“我不怕。”她笑道。

陈氏看着她，果然不见她有不安紧张，相反神态淡然而自在。

马车此时略一停下，外边有说话声，旋即便又走动起来。

“进皇城了。”陈氏说道。

齐悦“哦”了声，学着陈氏的样子端坐好。

第三十五章 所见·听闻·融融

马车驶入宫门，齐悦坐着没动。

陈氏抬手拉开帘子，外边的景致便豁然可见。

齐悦咧嘴一笑，陈氏也是微微一笑，二人谁也没说话。

齐悦这才正式开始观赏皇宫。

视线所见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九龙琉璃照壁，汉白玉青砖铺地，干干净净端庄肃穆，来往间多是身穿颜色不同服饰的太监。

“我们这里走的是我和你说过的路，那边就是坤宁宫。”陈氏说道，一面给她指着一处院落。

齐悦“哦”了声认真地看。

“不过，这坤宁宫想看也能看。”陈氏说道。

齐悦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她很想看看活的皇后，但不是说不见人嘛。

“皇后不在这里住。”陈氏说道，“跟着太后在西苑养着呢。”

宫闱秘闻？陈氏就这么随意地说出来？

齐悦不由得看看左右。

赶车的太监如同天聋地哑。

穿过一条甬道，车停下，那边抬过两顶软轿来。

“哎呀，夫人您来了。”一个胖乎乎的穿着红衣的太监笑着接过来。

陈氏已经下了车，看着他微微一愣。

“您不认得奴才了？”太监笑道。

“你是黄川？”陈氏问道。

“小姐，还记得小川子我啊。”太监说道，说着眼圈都红了，抬手擦泪，“这算起来，已经有三十年没见了……”

是啊，一眨眼就几十年了，陈氏微微叹口气。

“当初你瘦瘦小小的，如今也发福了。”她又笑道。

“是老了，老了，老了就胖了。”黄川笑道，一面伸手。

陈氏将手搭在他手上，向轿子边走。

“身子发福了，这位子也福了吧？”陈氏笑道。

太监们的地位从衣服上就能看出来，土黄衣，青衣，紫衣，红衣……

“托小姐的福，如今在司礼监帮忙。”黄川笑道。

司礼监是太监总管处。

陈氏微微一笑。

“我有什么福气，你是托自己福气吧。”她说道，坐上了轿子。

而这边齐悦也由一个小太监服侍上了后边的轿子。

自始至终，那位跟陈氏很熟悉的太监也没看她一眼，更没有问什么。

“小姐你好容易来了一趟，就由小川子给你引路。”黄川说道，“就像当初咱们那样。”

陈氏看着他笑。

换上轿子，迈过一道宫门，景致便又变了，相比于前边的肃穆，这边显得柔和许多。

“太祖孝慈皇后住的宫殿看起来不那么豪华啊。”齐悦打量四周说道。

这时她已经跟着陈氏逐一看过这座宫殿。

“那时候，太祖孝慈皇后还是皇后。”陈氏说道，手轻轻地拂过门，沿着廊柱向前而去。

“那时候就住在这里吗？”齐悦好奇问道。

此时偌大的宫殿里只有她们二人，那位黄总管在她们进门后就停下告退了，那些抬轿子的小太监也在外没进来。

“是啊，皇后和皇上都住在这里。”陈氏说道。一面停在一个窗户前，“就是这里。”

齐悦忙过来看，窗户关得严实，其实也看不到什么，不过这倒跟在现代参观皇帝

住的地方的感觉差不多。

齐悦忍不住笑起来：“皇上不是都单独住吗？”她问道。

陈氏微微笑。

“可是这个皇上不一样。”她笑道，“当初前朝的官员还为此上书，结果你猜皇上怎么说？”

“怎么说？”齐悦问道。

“干你屁事。”陈氏说道。

齐悦愣了下，当然她很快反应过来，忍不住又笑起来。

“真的啊？”她问道。

陈氏点点头，自己也笑了。

她又向前走。

“这里，那时我住在这里。”她说道，指着一个小小的耳房。

齐悦忙跟上，以为住在宫里也就住了，没想到竟然是跟这天子皇后住一起啊，这个，连皇子公主们都不能吧。

“那时候我才四岁。”她说道，透过窗棂看进去，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孩童迈过高高的门槛，身后跟着小太监小宫女小心地呵护着。

“娘娘，娘娘……”软软的童声喊着，扑向屋子里那个神态和蔼可亲的女人，然后被她抱在怀里，那时那个怀抱是失去母亲后最渴望最温暖的……

陈氏眼圈泛红。

“我们走吧。”她突然意兴阑珊，转过头说道。

齐悦从窗棂上收回视线，“哦”了声。

睹物思旧人，总是很感伤的，她理解。

陈氏和她迈出门，小太监们忙接过来。

“夫人，黄大人说这是您最爱吃的雪津丹，您爱哭，润润嗓子。”一个穿着紫衣的小太监说道，恭敬地捧起一个小瓷瓶。

陈氏又被逗笑了。

“这个小川子。”她说道，接过倒一颗在手心里就吃了，又递给齐悦，“你也尝尝。”齐悦伸手接过。

“夫人，还要去别的地方吗？”小太监请示道。

陈氏上轿子，摇头：“不了，我这就回去了。”她说道。

小太监闻声不再多言，做个手势，大家忙抬好轿子，沿着原路向外而行。

齐悦再次观赏一路风景，嘴里吃着糖丸，感觉还不错。

远远地见有一队人走来，亦是轿子，却是明黄色的轿子，且加着冠盖。

大家的脚步不由得停了下。

“是皇上吗？”陈氏问道。

后边齐悦吓了一跳，将糖丸一口咽了下去，噎得忙用手顺了顺。

小太监们都没有回话，事实上也不用回话，那种规制只能是皇帝所用了。